

同学聚

□ 刘青云

一九七六年那一届小学毕业班，是碾村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班，班里男十五名，女生有十三名。二十八个人当得可伶到连一个大学生都没出，大多数过得平平淡淡。最大的亮点，一个是当过村主任，没干几年就下台了。一个“鬼头刀”的沛德，现在是物业公司的，全班二十八个人中，数人家风光。说学聚会这事，算是一个临时起意。腊月里一户人家给孙子做满月，当时，坐在桌前的大多数是小学至初中同学。聊起的事，彭志刚说：“前几天，我见大张村学们来，提议瞅个机会，咱们中十班能聚聚。大家有意的话，看选谁当个头，吧。”

这时，一桌子人喝酒正在兴头上，胡说：“咱不说初中同学，咱班十五个男有仁不在了。就咱这几个人，点数的不是少了张，就是少了李。咱都快六人了，在一块儿聚聚，吃吃饭，也不花钱，好不好？”

老先接话说：“小晚说得对，我支当即，不管是同学也罢，不是也罢，一人举起酒杯互敬互碰，碰在一起，呼道：“该聚就聚。”一伙人举起酒杯，不尽。当时的气氛十分活跃。连旁边的人也过来碰酒，凑乐助兴。

胡小晚说：“组织这事我干不了，大谁来？”

见没人应承，老先说“聚餐这事，还别来组织吧。”

志刚也没拒绝，张开嘴巴笑了笑，没点了下头，算是答应了。

胡小晚又说：“通知女生不？”

老先说：“女生东一个，西一个，不好光咱男生吧。”

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过了大年初志刚就开始打电话，左张罗，右张罗约同学相聚。最后，彭志刚犹豫了一是拿起手机拨通“鬼头刀”沛德的电话了聚餐的事。

沛德在那头满口答应，说这等好事，能不去。电话里听他“口口”咳了两吐了口痰，沛德又补充道，吃饭的事心，酒钱，饭费，我包了。到时，我肯定家赶回去。

待到选聚餐地点时，胡小晚和老先有了分歧。胡小晚说：“就去镇上的印镇吧，既经济又实惠。”老先则说：“看不，再穷也不缺那几个钱，要吃，咱就上好地方。去城里的‘梨园春’，既叫你还要叫你乐好，两全齐美。”

“就是，放好地方不去，专拣不上档。”有人应和道。“好好好，你是领导，你的。”

这日，一班人来到“梨园春”，进了包夫不大，宴席就备停当，见沛德没在等他。等得有点久了，彭志刚拿手通沛德的电话。电话那头的沛德说，路口堵了车，绕了条小路正往回赶，半个小时就到。趁他没来，都说，迟到，饭钱让沛德买单。

电话开了免提。一挂断电话，胡小晚人们叫他“鬼头刀”，真没叫差。我昨在路上和他碰了个擦边过，见我过来起了车玻璃，装着不认识。”

有同学说“沛德人家是大老板，哪能起咱们这几个穷弟兄。”

等了好久，沛德终于来了。一进包说：“对不起，我来迟了，让各位久。”

落座后，不是划拳打圈，就是石头剪。举杯敬酒，每个人都恭恭敬敬地端杯。一班人说说笑笑，吃得开心，喝得吃吃喝喝，都手拿话筒，又是唱，又的，老声老调唱了一回，喧闹了个不。

散席时，都等沛德这个大老板包圆，到，他起身到了收银台溜了一圈，回没付成，手机也没电了。

胡小晚一听沛德那话，心里就知这

个憋扎不出血来，按捺不住火性顿起，只见他噌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手一挪椅子，理了发的小平头的脸上，眼里灼灼如火，个子不大，两条腿却挺有力，迈起步子，像皮球般弹出包间门去。彭志刚一看胡小晚那举动，觉得不妙，忙紧追其后。没想到，胡小晚去吧台结账去了。

这一餐，一班人大开口福，大饱眼福，都说，明年还来这儿聚

胡小晚结账后，大家都说，你又没钱了，哪能让你一个人付。志刚要还他饭费，他死活不受。

总之，聚餐的事，还是在一片欢快之中返回。

聚餐的事不脛而走。一天，小鱼和彭志刚在路上碰面。小鱼说：“同学聚会，怎么连声气也不吭，怕我们女生活了你们的光！”不说还罢，彭志刚听了怪难为情，忙笑着歉意地答道：“哪里哪里，我哪能个人擅自做主，这不是我的意思。不信，你问问胡小晚他们。”

说来也巧，这时树平也骑着电车过来了。她刹住车，停下，问：“恁在说甚哪。”小鱼说：“说他们聚会不叫咱都吧。”树平说：“就是咯，彭志刚，你真敢做，你们聚会，怎不叫我们女生，难道说我们不起钱？”

彭志刚说：“你们女生住的分散，不好集中。”

树平埋怨道：“我只说你为甚不通知一声。你也不是有钱人，不能穷人瞧不起穷人。”

挨了小鱼的批评，又挨树平的一块儿长大的，都知根知底，彭志刚也不介意，哈哈笑道：“既然大家都愿往一块儿聚，那好，那就明年，明年也不误。我绝对忘不了。到时候，我和你们说一声。”在问过彭志刚之后，也没多少抱怨，说，明年再聚时，别忘了，通知我们一声。

时间如影子般一闪，日历又翻到新的一年。

还是彭志刚打电话通知。他说。今

年不光是小学的，连初中同学也聚。接到电话的人欣然说好。彭志刚再给沛德打电话，请这位大神时，他手握手机，就又犹豫了，一想起他那小气劲儿，就不想给他打。

老先看他那一副不慷慨劲儿，说：“我给‘鬼头刀’打，看他说甚。”电话打通了，沛德说：“好好好，到时候，我误了甚，也不能误了这事儿。”挂断电话，老先得意地说：“看看，他沛德敢说不来，我不把他祖宗操翻才怪。”稍顷，沛德又打来电话，说他来呼浩特已经三天了，怕是回不去。

老先说：“请人吃饭，比请神仙还难，他说去年去了石家庄，这又在呼浩特，给明年提前订下去夏威夷吧。这算什么！”小鱼说：“昨天，沛德他妈说，他还回家来呢。怎么说前几天就走了呢？”胡小晚说：“他来了不多，不来不少。谁来不来，随便。”

那天，叫的来了，请的到了。一个个同学见面，的确，几十年风雨沧桑，有的人依旧眉目清秀，有的人，皱纹多多，苍发顿增，日久未曾见过的，见了，一时竟竟无法喊出其名字。打问一番，互通姓名，多年不见，今日见了，个个欢快，握手，拥抱，笑笑，打趣，无法形容此时心情愉悦。

进了包间，老先一下子惊呆了，没想到，沛德这位大神已先期到达，早在这儿等候。来人一个个依次坐下，饮茶，嗑瓜子，吃糖。老先问沛德：“你什么时候从呼市来的？”他说：“十一点前。”两人闲谈了一会儿。胡小晚和其他人并不搭理他，把他晾在那儿。

不久，宴会上齐了，吃的吃，喝的喝，碰杯的碰杯。不喝酒的拿饮料相碰，开怀畅饮。每逢轮到该和沛德碰酒时，都故意给他难堪，说，碰啥呢，各喝各的，多好！他只好无趣地自斟自饮。

作为同学会组织者，彭志刚表态说：“几十年了，咱们难得相聚一回，今日来了，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同学们一个个沉浸在欢快的欢聚之中。只见沛德醉醺醺

地摇晃着，口中言语混乱，胡喊着，这什么饭店，菜没菜味，饭没饭味，以后谁还会来！他大吵大闹的，那副败相难看极了。老先瞧着他那敢兴劲儿，厌恶地说：“沛德醉了，志刚你没喝酒开车把他送回去。”

过了两天，高中同学又聚。彭志刚和小鱼说：“后天，‘云桂大酒家’再聚一回？”

小鱼心里打了个咯噔，心里老大不爽，迟疑了一下说：“我不去了。”

树平说：“去吧，咱都去。聚一回不容易，红红火火多好。”

小鱼在心里挨个数了数高中同学那些人，个个都是大款，不是当官的，就是大老板，一个赛一个。自觉低人一等，所以决定选择放弃这次聚会。

那天，树平坐上彭志刚的车，去了“云桂大酒家”。

酒店很气派。进了包间，树平一眼就看见了沛德，头上油光锃亮，西装领带，一副富态老哥模样。那桌上已坐满了一圈人，都是些有职有钱的人物。沛德和那些有职位的人，说得、笑得拍得格外有劲儿。

彭志刚几次想和沛德说上几句话，都被拒绝。这些，都被树平录像机般的眼睛收录在眼屏里了。

彭志刚心里不由得恼火起来，和树平低语：“看沛德那高兴劲儿。”

酒过数巡之后，那边桌子上的几个同学端着酒杯来碰杯、祝贺。沛德也在其中，一身酒气，两腿晃着，打趔趄，斜着眼，环视一圈，又结舌又秃舌，言语不清说：“你，你们都，都是谁？我，我可记，记不起来啦。”目光里那种鄙视，树平的心当即就凉了半截。

彭志刚气得都炸了，怒道：“还聚个啥。什么眼看人低，我忘完了。”

树平说：“志刚，你喝醉了。”

志刚说：“是酒醉了，我没醉。”

事后，据知情人说，那天，沛德喝酒不多，别被他骗了。

樊喜崇的诗

神农炎帝

发鸠百草自尝先，觅谷为民心对天。
首创农耕功盖世，神传史载几千年。

陶窑坛

长子北门观大鼎，农耕始创载威名。
今人代代餐多美，永记开源炎帝情。

崔珏断虎

(一)
自古山中虎逞王，英雄知县惩它狂。
为民罚恶青天感，从政清明美誉扬。

(二)
敢擒凶虎上公堂，断案降它孝老娘。
明镜高悬千古颂，神传长子永流芳。

精卫填海四首

精卫神鸟

精卫原名叫女娃，开天炎帝小娇丫。
除魔身死成神鸟，丹地千年放光华。

精卫填海

帝女除魔殒命冤，谋福百姓感青天。
变身神鸟填东海，精卫流芳百万年。

房头灵湫庙游

发鸠山脚庙堂行，帝女神传史载名。
殿下圣泉流不断，水经注里有丹城。

精卫雕塑

长子迎门塑美雕，女娃昂首正飞飘。
英魂永铸中华志，再造山河更富饶。

薛继斌的诗

避风台传奇

发鸠山上彩云徊，乘鹤仙人修道来。
铁拐不知何处去，空余此地避风台。

拜灵峰寺

心怀善念拜灵峰，佛祖禅房笑面迎。
信客焚香人下跪，菩提树下木鱼声。

岳阳广化寺

发鸠山下岳阳村，曲径通幽达寺门。
菩萨莲台迎信客，焚香跪拜佛光恩。

擒虎石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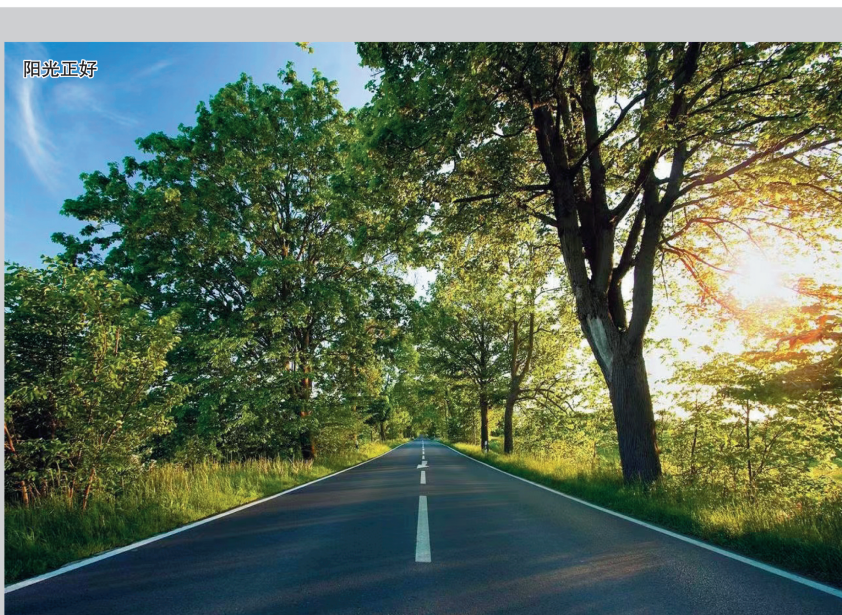
良坪村外一干河，精美石头能唱歌。
演绎千年神话案，敢于擒虎问如何。

唐王庙轶闻

龙头古庙塑唐宗，唱戏烧香颂圣明。
一曲帝王游地狱，黑云滚滚尽蝗虫。

关帝庙轶闻

关帝堂前刮大风，戏台上下众人惊。
不知武圣因何怒，休唱当年走麦城。



刊头题字：
苗志杰